

抗战时期西医救护科普图书与西医知识的传播(1931-1945)

Popular Science Books on Western Medical Rescue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马燕洋 /MA Yanyang¹ 章梅芳 /ZHANG Meifang¹ 刘兵 /LIU Bing^{1,2}

(1.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83; 2.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北京, 100084)
(1.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2.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摘要: 抗战时期是西医救护知识传播的关键阶段。中国西医师群体、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编撰出版大量西医救护科普图书, 内容涵盖基础医学理论、实用救护技术、特殊战伤应对及护理药品知识, 本质属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战时应急科普实践。其以服务抗战动员为目标、实用主义为导向, 旨在缓解战时医疗人力短缺, 不仅强化“医学救国”认知与西医在救护中的主导地位, 更加速了西医的大众传播与社会接纳。

关键词: 抗战时期 科学传播 西医救护科普图书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medical rescue knowledge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through popular science book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Western-trained physician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se books were pragmatically oriented, covering basic medical theories (anatomy and physiology), practical rescue techniques (standardized hemostasis and bandaging), responses to special war injuries (gas warfare, air raid rescue), as well as nursing and pharmaceutical knowledge. Essentially an emergenc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national crisis, they aimed to serve war mobilization and alleviate the severe shortage of medical personnel. These efforts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 discourse of “saving the nation through medicine” and the dominant rol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wartime rescue,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the public dissemination and social acceptance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Key Word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Popular science books on western medical rescue

中图分类号: R821.4; N09 DOI: 10.15994/j.1000-0763.2026.05.011 CSTR: 32281.14.jdn.2026.05.011

近代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呈多维特征: 教会医学机构借诊疗展示外科手术、疫苗接种等技术; 新式报刊成为重要传播媒介; 科学译著与图书奠定理论基础,^[1]其中西医图书编译是专业群体

知识传播的核心载体。1937年全面抗战前, 西医图书编译推动了中国西医学的发展, 但传播存在分层: 精英通过专业著作或教育更新知识, 民众则依赖报刊医药广告或个别医案接触碎片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国近现代技术本土化研究”(项目编号: FRF-BR-23-04B)。

收稿日期: 2025年9月22日

作者简介: 马燕洋(1991-)女, 河北承德人,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科技史。Email: mayanyang7890@163.com

章梅芳(1979-)女, 安徽安庆人,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学传播、性别与科学研究。Email: zhang_meifang@163.com

刘兵(1958-)男, 辽宁海城人,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编史学、科学传播。Email: 3525223@qq.com

化内容。至1930年,西医仅在城市上层确立学术地位,基层仍与中医呈竞争共生状态。^[2]

1931年抗战爆发后,救护知识普及成为保障民众生命的关键,西医救护科普图书转向大众化传播,以普通公众及战时救护队伍为受众,不求知识系统性与深度,侧重实用应急。当前学界对于抗战时期西医发展的研究多聚焦公共卫生、机构西迁、军医制度等,较少关注医学科普在西医本土化中的作用。本文从医学大众传播视角,考察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的背景、目标、主体、内容及影响,探究战争需求如何推动西医救护知识成为国家动员工具,进而促进其民间传播与接纳。

一、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的传播背景与目标

战前西医科普书以科学启蒙与构建国家卫生体系为核心,救护学非重点。^[3]如1930年《健康要诀》将急救与家庭卫生并列,强调“国人讲求卫生,国家自会富强”,^[4]侧重系统知识传播与医学认知培育。而战时救护科普目标转向“战时动员”,核心是解决医疗人力资源匮乏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伤亡激增但医护与物资不足。1937年淞沪会战“每小时死伤辄以千计”,^[5]大量伤兵因缺乏及时救治死于街头,^[6]红十字会等机构难以承载救护压力,刊行科普书动员民众参与成为必然,1938年《战时救护》再版序言提及其“求过于供”,可见需求迫切。^[7]

此时期中西医虽有论争,但均探索“医学救国”路径,而现代救护学为西医所长,中医救护队亦需西医师传授创伤治疗、防毒等知识并学习西医手术。^[8]医学界将救护科普图书编撰赋予民族主义使命,强调西医救护技术的可学习性与普适。^[9]如1931年《妇女战地救护学》开篇呼吁“民族生存须赖武装实力,而救护工作实为战斗力量的保姆”,将妇女救护培训与民族存续关联;^[10]公共卫生学家金宝善为《战地救护常识》作序,将救护知识定义为“国民应尽义务”,构建“人人皆可救国”的动员框架。

^[11]《战地救护常识》明确“救护技术只需有志者皆可担任”,^[12]教育部《救护常识》区分“治疗”与“救护”,指出后者“只需懂方法、多练习”,([13], pp.2-3)凸显知识简化与实用化策略。

综上,战时西医救护科普是基于民族危亡背景下的应急科普实践。根植“医学救国”思潮,紧扣战时救护需求,以知识普及弥补人力短缺,动员全民参与抗战救护。

二、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传播主体

笔者从多类文献平台以“救护”为关键词,搜集到抗战时期西医救护科普图书53部,传播主体分为个人、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三类,具体如下:

1. 个人作者

战前西医或中医虽有少量救急知识译介,但救护类著作少且内容零散;抗战爆发后,个人出版救护科普书达32部(表1),祝振纲《普通救护法》(1930年初版,1934年累计出版4次)为可考首部,金承铭1931年《妇女战地救护学》标志个人成为编撰先锋。

从背景看,作者多具西式教育尤其是西医背景,可分三类:一是西医执业者,如郭培青、穆伯龙、陆军总医院医师黄裕纶、自学成医的科普作家索非、^[14]神经精神病专家刘貽德、^[15]留英的张查理。^[16]二是医药系统管理者,如留日的中央卫生试验处副处长金宝善;^[17],^[18]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总队长汤蠡舟;^[19]红军军医史济焯;^[20]陆军军医大学军医处处长史国藩;^[21]梧州卫生区医院代理院长李兆时;^[22]清华校医院主任祝振纲;晋北矿务局医院主任郭应槐;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孟心如。^[23]三是西式教育背景官员及普通作者,如留日的国民党参谋本部处长申昕禅、^[24]留德的保定防空少将郜郁文、国民革命军少将黄震,^[25]及上海劳动大学附属中学毕业的金承铭、杭州中学校长陈柏青、留日学法的律师高赞鼎。^[26]

需特别注意的是,表1中1938年出版的《简单便利外科救护学》,其作者栏为“黄金书屋”,这一标注形式与其他个人作者署名存在差异。

关于“黄金书屋”的身份问题,因民国时期存在以“黄金书屋”为名的私营出版机构或书店(借用传统劝学典故),亦不排除个人作者将其作为笔名或代称使用。因现有史料无法明确其归属于某社会团体或政府部门,本文暂将其归为“个人作者”类别。

统计显示,32位个人作者中,14人具西医背景,6人具其他近代科学教育背景(分别为孟心如、郜郁文、金承铭、高赞鼎、申听禅、陈柏青,撰写内容分别涉及毒气防护、防空常识、战地救护常识等,均为西医救护知识),合计20人占比63%。可见传播主体以西学尤其

表1 战时个人出版的西医救护科普书

| 出版年份 | 图书名称 | 作者姓名 | 出版社 |
|-------------------|---------------|-------------------------|---------------|
| 1934 (1930年初版) | 普通救护法 | 祝振纲 | 商务印书馆 |
| 1931 | 妇女战地救护学 | 金承铭 | 抗日救国丛书社 |
| 1933 | 战地救护学 | 金承铭 | 上海军事学编译社 |
| 1933 | 国民防空准备 | 申听禅、高赞鼎 | 宪兵杂志社 |
| 1934 | 战地救护常识 | 郭培青 | 中华书局 |
| 1935 | 国民防空常识图说 | 傅德雍 | / |
| 1935 | 民众防空应有的常识 | 蔡继伦、郜郁文 | 军用图书社 |
| 1936 | 毒瓦斯及其防护治疗与消毒 | 史国藩 | 军用图书社 |
| 1936 | 战用毒气的防御与其救护方法 | 李兆时 | 健康知识社 |
| 1936 | 救护常识问答 | 汪铁吾 | 军事新闻社出版部 |
| 1937 | 救护与防毒 | 汤蠡舟 | 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印 |
| 1937 | 非常时期之公共卫生与救护 | 金宝善 | 中华书局 |
| 1937 | 防空与救护 | 张曼羽 | 战争丛刊社 |
| 1937 | 怎样救护 | 穆伯龙 | 医声出版社 |
| 1937 | 救护知识 | 史济煊 | 战时大众知识社 |
| 1937 | 战时人民常识 | 林智清 | 汗血书店 |
| 1937 | 毒气防御及救护法 | 翟大光 | 大光报印务有限公司 |
| 1937 | 战地救护工作 | 顾玉祺 | 正中书局 |
| 1937 | 骨折救护法 | 糜子襄 | 中华书局 |
| 1937 | 中国青年怎样应付非常时期 | 罗伽 | 民立书店 |
| 1938 | 救护常识 | 周健孟 | 商务印书馆 |
| 1938 | 战地救护法 | 李兆时 | 商务印书馆 |
| 1938 | 简单便利外科救护学 | 黄金书屋 | 大东书局 |
| 1938 | 战时救护 | 索非 | 文化生活出版社 |
| 1939 | 战地及一般救护学 | 黄裕纶 | 商务印书馆 |
| 1939 | 救护与急救 | 张茂永 | 商务印书馆 |
| 1940 | 战时救护常识 | 陈柏青 | / |
| 1940 | 战时毒气救护 | (法)塔农(L. Tanon)等著;刘贻德译述 | 开明书店 |
| 1940 | 救护 | 张查理 | 正中书局 |
| 1940 | 战时救护工作 | 黄震 | 新中国文化出版社 |
| 1941 | 军用毒气:毒气中毒及其防护 | 孟心如 | 中国科学社 |
| / | 战时救护概要 | 郭应槐 |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 |

是西医背景者为主,呼应了中医救护队需西医师传授知识的现实。

2. 政府机关

北洋政府时期未形成系统医疗卫生管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逐步建立卫生部、中央卫生设施实验处等机构,并推崇西医、漠视甚至主张废止中医。^[27]

1933年日军攻占山海关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出版《战地救护常识》,首次发布战地救护大纲,提出七条救护原则,明确救护者需先学搬运、再学急救、后学用药,强调非医生避开复杂剧毒药物,列出实用救护用品。([12], pp.5-8、83-86)次年该书经行政院褚民谊、金宝善作序,由郭培青转印发行,1936

年再版,体现了民间接纳度。

此后政府部门陆续发行西医救护科普书(表2),其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于1933年、1937年、1940年三次发行,多部图书累次加印。教育部、政治部及军事航空部门亦出版救护、防毒类图书。可见国民政府将西医救护知识纳入宣传、军政、国防工作,赋予其官方权威性,使其成为战时救护准则。

3. 社会团体

战前仅博医会组织出版朱剑译著《急救疗法》,抗战爆发后,社会团体发行救护科普书10部(表3)。其中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面向女性出版图书;大路社专门委员会1936年出版《乡村避难法》(审定

表2 战时政府机关出版的西医救护科普书

| 出版年 | 图书名称 | 出版部门 | 出版社 |
|------|---------------|------------------|------------------|
| 1933 | 战地救护常识 |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 | / |
| 1934 | 国民防空常识 | 航空委员会第一处第三科 | 南昌新记合群印刷公司代印 |
| 1936 | 救护须知 | 首都公务人员训练委员会 | / |
| 1937 | 战时防护常识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 |
| 1938 | 救护常识 | 教育部民众证物编审委员会 | 正中书局 |
| 1938 | 战地救护学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印 |
| 1940 | 防空防毒和救护应具备的常识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 |
| 1944 | 空袭下救护法 | 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情报局 | 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情报局印 |
| / | 救护训练 | 福建省政府教育厅 | / |
| / | 防毒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印 | 四川省重庆市市政府翻印 |
| | 救护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印 | 四川省重庆市市政府翻印 |

表3 战时社会团体出版的西医救护科普书

| 出版年 | 图书名称 | 出版部门 | 出版社 |
|------|---------|------------|-------------|
| 1933 | 救护教程 | 杭州市医师药师公会 | / |
| 1935 | 救护概要 | 防空学校 | / |
| 1936 | 救护常识 | 大路社专门委员会 | 国防常识出版社 |
| 1936 | 妇女救护十讲 | 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 | / |
| 1937 | 救护常识 | 防空学校 | / |
| 1937 | 救护须知 | 福建省医药人员训练班 | / |
| 1938 | 抗战与救护工作 |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 商务印书馆 |
| 1938 | 抗战与防空 |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 商务印书馆 |
| 1938 | 抗战与后援工作 |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 商务印书馆 |
| 1939 | 救护常识 | 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 | 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印 |

者许啸天曾投身民族革命);以“建设新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提倡科学知识”为旨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于1938年发行3部;〔28〕防空学校1935、1937年各发行1部,其《救护概要》提出“救护抗敌受伤战士,使他们愈后再作战,亦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工作”,〔29〕将救护塑造为爱国行动,体现科普目标向抗战救国与政治动员的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汤蠡舟《救护与防毒》最初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救护训练班教材,后为扩大影响,汤蠡舟将版权转让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影印出版,〔30〕可见社会团体作为官方与个人间的中间力量,在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主要内容

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数量与专门化程度较战前显著提升,是西医理论与战时需求结合的应急实践,以科学化、实用化为核心,可分为四类:

1. 基础理论:解剖学与生理学知识的普及

西医以解剖学、生理学为理论基石,这与中医经验诊疗形成差异。战前相关科普多散见于报刊,战时6部救护科普书开篇讲解解剖与生理原理,旨在构建民众科学认知,辅助救护操作。

解剖学方面,《救护教程》《战地救护常识》《妇女救护十讲》等分别从人体解剖学角度阐述人体骨骼、筋肉、神经系统等医学知识,并配解剖图展示结构,〔31〕形成结构-功能的关联认知。《救护教程》从人体部位名称切入,逐步介绍内部组织及血管、呼吸、消化、神经系统功能,建立结构化认知;〔32〕1936年首都公务人员训练委员会《救护须知》开篇阐释解剖学功能,1937年被福建省政府用作医药人员训练班教材。〔33〕

生理学方面,《救护须知》《救护教程》等通过“红血球”“白血球”“体循环”“肺循环”等术语构建科学话语体系,讲解生化运行原理揭示生命机制。如《救护须知》借体循环、肺循环解释氧气与养分输送路径,以红白细胞构

建微观生理框架,突出白血球杀菌机制,(〔33〕, pp.9-10)颠覆中医“气血运行”认知,塑造现代生理学观念。

2. 实用救护技术:标准化与创伤救护

战前救护科普侧重日常挫伤、冻伤等救护,战时则新增枪炮、战火所致创伤救护,聚焦止血、包扎,且操作流程更标准化。统计显示,35部图书中介绍了止血方法,34部图书中讲解了包扎技术。

止血是战时急救关键,《救护常识》等针对出血速度提出指导,鼓励采用基于循环原理的指压法,(〔13〕, p.4)并提出需要明确动脉压迫点与按压时间;〔34〕、〔35〕《战地救护学》等介绍福尔克氏小棍止血器(Volke stick Tourniquet)、傅立氏止血器(Fouliu Tourniquet)、螺旋止血器(又名白帝止血器 Petit's Tourniquet)等战前图书未提及的工具使用方法(图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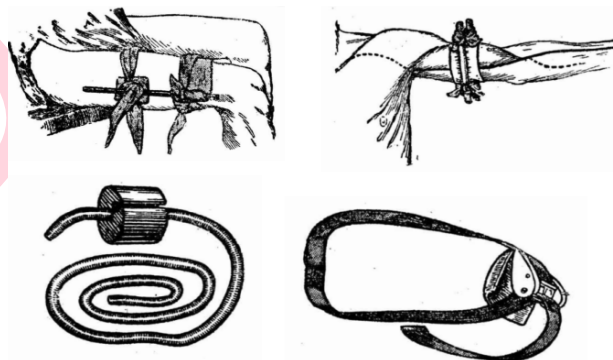


图1 四种止血器示意图

创伤救护中,《战地救护工作》等将创伤分为单纯性创伤如刀伤、切伤、挫伤、刺伤、裂伤、枪炮伤与毒物性创伤两大类,而包扎技术则具有场景适配性。《妇女战地救护学》《妇女救护十讲》等讲解三角绷带、圆绷带在人体22个部位的不同包扎法,及圆绷带、斜绷带、8字形绷带等十余种包扎方式;(〔31〕, pp.84-100)《救护须知》以图示演示三角巾包扎法,强调“无菌操作”防感染;《救护常识》建议非专业人员优先使用三角绷带更加便于操作;(〔34〕, pp.34-52)物资匮乏时,图书指导民众用布条、木板等替代专业器械。针对枪炮伤,《战地救护法》将其分为贯通枪伤、盲管枪伤、擦伤,

急救遵循消毒、止血、包扎策略；^[37]《救护》将烧伤分六级，提出用鞣酸（温茶水）、硼酸水、生理盐水处理粘连伤口，^[38]技术分类精细化既体现战地救护特殊性，也凸显西医系统性优势。

3. 特殊战伤应对：毒气战与空袭救护

战前防毒知识多涉食物中毒、煤气中毒等日常情形，（[3]，pp.28-36）抗战爆发后，敌机毒气弹与炸弹成为主要威胁，《国民防空准备》指出日军飞机可携2000公斤炸弹、耐航30小时，我方空军薄弱，防空需民众参与。^[39]化学武器应用后，7部图书专讲防空，7部聚焦防毒（表4），形成了毒理分析、症状识别、急救处理的知识传播内容。

《战时毒气救护》按化学成分将毒气分为催泪性（苯氯乙酮）、糜烂性（芥子气）、窒息性（氯化苦剂），并详解致病机制；《防空防毒和救护应具备的常识》进一步划分毒气形态、气味、作用，提出个人防护与中毒救护措施；^[40]《毒气防御及救护法》解说眼、肺等部位防毒方法，及身体、衣物、房屋、汽车的消毒策略。^[41]

空袭救护方面，《国民防空常识》在指导甄别敌机基础上，介绍炸弹种类、威力、性能，

帮助民众判断空袭破坏力，精准开展救护。^[42]此类内容融合化学、病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凸显西医综合性优势，反映战时医学与军事科技的深度互动。

4. 护理与药品知识：资源匮乏下的实用策略

战前救护科普侧重突发伤病施救，如黄龙光《实用急救法》提及马路急救场景；^[43]战时因医药资源与医护人员短缺，急于将护病法传授给民众，尤其将家庭妇女以及女学生群体视为扩充救护队伍的关键。1935年四川省政府训令省内高中以上学校，将军事看护设为女生必修课；^[44]社会亦普遍认为女性更适合看护工作，救护科普书成为护病知识传播渠道。书中护病知识较护士培训更简略，如普及体温、脉搏测量等基础内容，强调以统一数字标准监测伤病员状况，（[7]，pp.90-94）便于非专业女性掌握。

救护药品与器械直接影响救治效果，图书重要章节涉及药品配给、剂量配比与给药量。如《抗战与救护工作》将救急药品分为消毒药、外用药、内服药；^[45]《救护常识问答》列出消毒药、止痛药等，所举药品中含有凡拉蒙、稀盐酸枸橼酸水等西药。^[46]书中记录的药品多为

表4 抗战时期专门传播防空、防毒救护知识的科普图书

| 类别 | 名称 | 出版年 | 作者 |
|------|----------------------|------|------------------------------|
| 防空类 | 国民防空准备 | 1933 | 申昕禅、高赞鼎 |
| | 国民防空常识 | 1934 | 航空委员会第一处第三科 |
| | 国民防空常识图说 | 1935 | 傅德雍 |
| | 民众防空应有的常识 | 1935 | 蔡继伦、郜郁文 |
| | 战争丛刊 防空与救护 | 1937 | 张曼羽 |
| | 抗战小丛书 抗战与防空 | 1938 | 张裕良 |
| | 时局丛书 空袭下救护法 | 1944 | 华北政务委员会总务厅情报局 |
| 防空防毒 | 防空防毒和救护应具备的常识 | 1940 | 中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
| 防毒类 | 健康知识丛书 战用毒气的防御与其救护方法 | 1936 | 李兆时 |
| | 救护与防毒 | 1937 | 汤蠡舟 |
| | 毒气防御及救护法 | 1937 | 翟大光 |
| | 战时毒气救护 | 1940 | （法）塔农（L. Tanon）等著；刘貽德译述 |
| | 军用毒气：毒气中毒及其防护 | 1941 | 孟心如 |
| | 国民防空常识问答之五 防毒 | 1941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印，四川省重庆市市政府翻印 |

常见食品或酒水,体现资源匮乏下的就地取材策略。

四、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的特点与影响

战时西医救护科普图书的大量刊行,源于特殊的战时背景所产生的急迫需求,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一,救护知识传播深度整合至抗战动员政治议程,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服务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医学救国”为理念,通过标准化操作降低学习门槛,强化知识权威性;将西医救护知识与抗战使命绑定,构建“人人皆可救国”动员框架,实现知识传播与社会动员结合,使西医救护知识接受更具自觉性与义务性。

第二,编写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内容紧扣战时需求,无论基础理论还是实用技术,均以解决伤亡救治实际问题为目标,而非侧重深奥理论;结合医药资源匮乏现状,传授简单护病方法与就地取材用药策略,增强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扩大传播效果。

第三,西医救护知识及背后医学原理传播更广泛。战前中医救护知识偶见于科普书,而战时53部图书均介绍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知识及创伤处理技术,广泛使用“细菌”“消毒”等现代医学术语,替代中医“外邪”“解毒”概念,强化现代医学话语主导性;通过“先讲身体构造与致病原因,再配规范救护流程,说明消毒剂浓度、器械灭菌步骤”的标准化叙事,将西医“可量化”“可验证”特点转化为公众可执行指南,巩固科学医学在战时救护的话语主导地位。

就影响而言,首先,图书数量剧增且传播范围广。战前仅3部西医救护科普书,战时个人、政府、社会团体共出版至少53部,6部再版,张查理《救护》、庞京周《抗战与救护工作》再版3次,汤蠡舟《救护与防毒》、祝振纲《普通救护法》再版4次,既反映战时救护迫切需求,也说明西医救护知识传播范围之广。

其次,图书被广泛用作培训教材。如中华

职业教育社聘汤蠡舟主持救护训练班,以《救护与防毒》为教材,培训103人,获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认可与补助;^[47]吴兴县非常时期救护训练班讲授的解剖生理学大意、细菌学浅说、消毒法、绷带学、急救法等内容,与图书内容一致,^[48]向前线输送大量掌握西医救护技能的人员,体现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

综上,抗战时期西医救护科普图书编撰与传播,是民族危亡下的应急科普实践。西医救护知识因优越性与实用性,被纳入战时国家政治军事动员体系,强化“医学救国”“科学救国”认知,使其从外来知识体系转变为关乎民族存亡的生存技术,最终加速了西医在中国的大众传播与影响力提升。

[参考文献]

- [1] 赵晓兰. 医学传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阶段与特征[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 26(6): 112-125; 128.
- [2] 韩天琪. 西医东传与中国近现代医学的建立[N]. 中国科学报, 2015-10-23(6).
- [3] 王义和译. 通俗医书实用救急法[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1-2; 28-36.
- [4] 李宝贵、徐华. 健康要诀[M]. 上海: 时兆报馆, 1930, 3-4.
- [5] 安徽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写组.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战场(资料汇编)[M]. 合肥: [出版社不详], 1985, 86.
- [6] 于宁. 全面抗战初期南京的伤兵救护[J].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20, (2): 125-136; 144.
- [7] 索非. 战时救护[M]. 上海: 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8, 1; 90-94.
- [8] 皮国立. 中国近代医疗史新论: 中医救护队与西医知识的传输(1931-1937)[J].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2020, 24(1): 158-173; 299.
- [9] 郭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15-20.
- [10] 金承铭. 妇女战地救护学[M]. [出版地不详]: 抗日救国丛书社, 1931, 1-4.
- [11] 郭培青. 战地救护常识[M]. 第2版, 上海: 中华书局, 1934, 1-5.
- [12]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 战地救护常识[M]. [出版地不详]: [出版社不详], 1933, 2-3; 5-8; 83-86.
- [13] 教育部民众证物编审委员会. 救护常识[M]. 重庆: 正中书局, 1938, 2-3.
- [14] 中国科普作家网. 巴金的早年密友索非[EB/OL].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329/c404064->

- 29177294.html. 2017-03-29.
- [15] 王祖承. 追忆刘貽德教授[J]. 精神医学杂志, 2011, 24(2): 143-144.
- [16] 西北科学人物志之二 张查理「与西北医事中心」[N]. 和平日报(兰州), 1947-02-07(3).
- [17] 李永鑫. 简明绍兴史[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24, 389-390.
- [18] 金宝善昨日抵省[N]. 西京日报, 1934-11-19(6).
- [19] 汤蠡舟报告八年来救护工作[N]. 中央日报(贵阳), 1944-10-01(3).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 昆明文史资料集萃, (第四卷)[M]. 昆明: [出版社不详], 2009, 3089.
- [21] 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 《申报》上的红十字[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1, 52-53.
- [22] 梧州医院院长由李兆时代理[N]. 中山日报(梧州), 1939-10-26(2).
- [23] 药专校长孟心如逝世[N]. 大光晚报, 1947-10-23(1).
- [24] 肖如平、潘建华.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将领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3, 43.
- [25] 莆田市莆仙文化研究院. 莆田市名人志(下)[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733.
- [26] 黔南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黔南名镇专辑下)[M]. 贵阳: [出版社不详], 1995, 48.
- [27] 李经纬. 中医史[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22, 435-441.
- [28] 蔡鸿源、徐友春 主编. 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8, 108-109.
- [29] 防空学校. 救护概要[M]. [出版地不详]: [出版社不详], 1935, 3-4.
- [30] 汤蠡舟. 救护与防毒[M]. 上海: 上海市救护委员会, 1937, 1-2.
- [31] 张昌绍. 妇女救护十讲[M]. 上海: 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 1936, 4, 84-100.
- [32] 杭州市医师药师公会 编. 救护教程[M]. 杭州: 杭州市医药师公会, 1933, 1-6.
- [33] 首都公务人员训练委员会. 救护须知[M]. 南京: 首都公务人员训练委员会, 1936.
- [34] 大路社专门委员会 编. 国防常识丛书 救护常识[M]. 上海: 国防常识出版社, 1936, 39-47, 34-52.
- [35] 傅德雍. 国民防空常识图说[M]. 南京: 军用图书社, 1935, 39-42.
- [36]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战地救护学[M]. 南京: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1938, 88-94.
- [37] 李兆时. 战地救护法[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23-25.
- [38] 张查理. 特教丛刊第四种 救护[M]. 上海: 正中书局, 1940, 71-75.
- [39] 申听禅、高赞鼎. 国民防空准备[M]. 南京: 宪兵杂志社, 1933, 1-3.
- [4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 防空防毒和救护应具备的常识[M]. [出版地不详]: [出版社不详], 1940, 6-11.
- [41] 翟大光. 毒气防御及救护法[M]. 上海: 大光报印务有限公司, 1937, 23-50.
- [42] 航空委员会第一处第三科. 国民防空常识[M]. 南昌: 航空委员会第一处第三科, 1934, 52-60.
- [43] 黄龙光. 实用急救法[M]. 上海: 世界书局, 1929, 4-7.
- [44] 四川省政府. 关于采用《战地救护常识》给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训令[R]. 重庆: 重庆市图书馆, 1935, 档案号: 0130-0001-00135·0000-035·000.
- [45] 庞京周. 抗战小丛书 抗战与救护工作[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19-26.
- [46] 汪铁吾. 战时实用常识丛书 救护常识问答[M]. 上海: 军事新闻社出版部, 1936, 10-12.
- [47] 补习教育[J]. 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月报, 1936, (12): 1-2.
- [48] 翟枕流. 绷带学[A], 吴兴县非常时期救护训练班: 吴兴县非常时期救护训练班讲义[M]. 吴兴: [出版社不详], 1936, 1-10.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